

近读录

《鸿雪因缘图记》琐札

顾农

清代中叶的高官完颜麟庆(字伯余,号见亭,1791~1846)著有按年编排的系列回忆散文集《鸿雪因缘图记》,凡三集,图文并茂,一向受到读者的欢迎;到了读图时代的今天,身价尤高。顷以幽居多暇,重温此书,忽然对其中的几篇序言发生很强烈的兴趣。

凡略有读书经验的人一般总是先读一本书的序目,胸有全局以后,再来通读或选读其书,这样就可以纲举目张、理丝有绪了。此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路径,那就是通过阅读其书来研究这些序言本身的价值,如果其书有不止一篇的序言,还可以比较各篇的异同,从中领会社会学、文章学的奥妙,或思考其他问题。一书之序不仅指向该书,同时也指向这些序的作者自己。

《鸿雪因缘图记》三集共有十几篇序。其初集(道光十八年即1838年开雕于苏州,次年印成)卷首有阮元、祁雋藻、郎葆辰、钟世耀四人的序,列在最前的是高官兼学界领袖阮元(字伯元,号芸台,1764~1849)。阮元地位高,年辈长,文名亦远在麟庆之上,诸序由他来领衔,自是理所当然。阮元的序相当短,而大有矜夸老手的气息。他从“凡事莫不有因,而久之亦成鸿雪”写起,说也许有人会觉得此书比较琐屑,但飞鸿留在雪地上的爪印虽然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记录下来还是有意义的,麟庆此书其实是开辟了一条写作的新路子,等于是有选择有重点的一种自述年谱。阮元写道:

序年之书,则有年谱,计在今日求昔人之谱,莫如宋苏文忠公年谱。苏谱以道光仁和和王见大《苏注集成总案》为最详,几于一事一言一笺一字,皆搜考无遗。吾辈无苏公之望与文,谁其谱之?无能望之于后人,或可求之于己。今拈一事而以四言括之,或有诗文,或有景物,缀而记之,或如《水经》之注,或如唐宋人小记,斐然成一家之言,为近来著作家开此门径,计莫善于此矣。

文章不长,而能指出麟庆其书的特色与开创性,很有意义。最后又说到作者担任“河帅”治水有功,“近年淮河全奏安澜,岂云鸿雪应更有记,余当扶老目以先睹为快”。既夸奖作者之既往,又寄厚望于将来,立言非常得体。

《鸿雪因缘图记》第二集(道光二十一年即1841年刊成)卷首有金安澜、龚自珍、赵廷熙三人的序言。龚自珍(字璉人,号定庵,1792~1841)的序写得最有意思。龚只比麟庆小一岁,而官阶低得甚多,所以很谦卑地以后进自居,序中大大歌颂麟庆的绝高水平和丰功伟绩,似乎有点庸俗气息,而其实不然,歌颂一番以后忽然笔锋一转道:

微窥公行部所及,山川形势,人民谣俗,古迹今状,皆备载之,非为无本之说与不急之言;而又问民生在于是,而姑辍其所学,不欲张大其名目,以诤于百六十篇之绘事记云尔。即如在河内,著《河工器具图说》四卷,古今之奇作,天下有用之书孰如于是,然其目不过曰豫豫编图,非其章章明验耶?今天下承平日久,而海氛未靖,公所以有石公验地之举也。公以河督兼署制军,特小试其端耳。

天子且益大用公。公行且总揽四海财赋而筹之,使公私上下交裕,然后入相于天,激扬清浊,焕发士大夫之耳目,以振厉一世,此海宇所喁喁望公者。百六十篇皆其嘴失也。更十年,自珍当更序之,敬濡笔以俟。

这篇序作于道光二十一年秋天,不久他就匆匆去世了。这里提到刚刚发生的鸦片战争(“海氛未靖”),龚自珍对麟庆这样肯做实事,曾有功勋

的能吏,寄予了重大的希望。龚自珍写序时应该心事浩茫,想到了国家和未来。

麟庆有没有龚自珍所说的那种水平,能不能在新形势下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那是另一个问题。我在这里受到感动的是近代思想界的先驱龚自珍在他晚年所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和救国情怀。

龚自珍的希望实际上完全落空,麟庆晚年无多作为,几年后也去世了。但龚自珍的希望仍然是崇高的,他的著作起到了“焕发士大夫之耳目,以振厉一世”的启蒙作用。

鸦片战争以中国的蒙受耻辱妥协让步而告结束,战后许多士大夫仍然过着过去那样的生活。承平日久,振作不易。麟庆本人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推出了《鸿雪因缘图记》的第三集(道光二十七年即1847年开雕于扬州,道光二十九年即1849年印成),同时又重刻其初、二两集,加在一起配了二百四十幅图,形成中国版刻史上的一座前无古人的丰碑。

第三集正文前有但明伦、阮亨、李肇增等人的序;全书之前又加上了潘世恩、许乃普两篇总序。诸序大抵比较平庸,例如阮元的从弟阮亨(字仲嘉,号梅叔,1783~1859)撰写的那一篇,只是回忆了自己同麟庆的几度交往,又说他不是匆匆辞世,一定可以做到更大的官。这里既没有如其从兄阮元那样从文章学角度对《鸿雪因缘图记》作出准确而积极的评价,更没有像龚自珍那样流露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有的只是士大夫之间那种常见的温情和客套,如此而已。以振厉一世,此海宇所喁喁望公者。百六十篇皆其嘴失也。更十年,自珍当更序之,敬濡笔以俟。

为同一部书(当然是不同的部分)作序,其差别有如此者。为别人的书作序,所表现的往往是他自己。从这个角度来看某一本书的序言,不仅有助于阅读该书,同时也颇有助于认识作序者其人。

书》50卷、《晋纪》4卷、《正训》10卷等早已散佚失传,今存宋人辑本《陆士衡集》10卷;另有我国现存最早的名人真迹《平复帖》,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享中华祖帖之尊、墨皇之贵。陆云则著有诗文集349篇,《新书》10篇,后人汇辑为《陆士龙集》行世,所书《春节帖》,被选入《淳化阁法帖》。

陆机《辨亡论》两篇,堪与贾谊《过秦论》媲美;讲求对偶、音律谐美的《吊魏武帝文》《豪士赋序》等,则开创了骈文先河;而真正使陆机拥有不朽文坛地位的是其《文赋》。《文赋》为我国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实具开拓之功。陆机结合个人创作体会和历史经验,第一次实现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可贵升华,尤其是提出了与儒家传统“诗言志”说相对峙的“诗缘情”说,肯定了情感因素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较之曹丕的《典论·论文》前进了一大步,对后来刘勰著《文心雕龙》有很大启迪。清代章学诚说:“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

今松江小昆山上有二陆读书台遗迹,一旁崖壁上,“夕阳在山”、署名“子瞻”的摩崖石刻依旧清晰可见,疑为苏轼所作。珠璣壁转,陆机兄弟离我们而去已有一千七百多年,而他们所作出的文化贡献仍在影响着当下的时代。思怀陆机作文之“用心”,玉出昆冈,魅力永恒。

岁月怎么感觉一下就过去了呢

王亚彬

初三,随着假期过半,我的体温逐渐趋于平缓。大年二十九零点一过,忽地,感觉我的体温飙升,缩在被窝里跳起小苹果也不敌寒袭来。大年三十凌晨,借着窗光,体温计显示39.5度,我又一次成功地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跨过了2018的CNY。

此刻的北京空旷得让视野清凉,像早期的“北冰洋”,没有一抹多余的笔触。街道棱角分明,甚至可以在红绿灯的路口清楚地辨析出偶尔经过的车辆和意盎然的行人。在无人问津的树旁,大量单车排成行,脚蹬缠进横梁,鞍座卷进链条,相互裹挟并簇拥在一起,这让我想起《失乐园》里那对服毒殉情的情侣,这种想象反而让它们看起来有了些笔挺的仪式感。

春节的北京将所有的喧嚣都集中在了电视里,“啪”打开电视,一股股五彩斑斓的热浪扑面而来,有鞭炮也有饺子,有花团锦簇也有碧波荡漾。“啪”关了,一片寂静,喧闹们魔术般地消失殆尽,仿佛不曾出现。想想,刚才电视里熟悉的面孔好像少了那么几副,这种感觉和看到当年的新闻孔时,完全相反,我也描述不好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这一个闪回间,我忽然想起来,那会,好像过年要提前很

久去准备:食材、新衣服、挂鞭、干果和发给孩子们的红包……每个人像着了魔一样,一定要事无巨细,周到完美。祖辈们仿佛就是放风筝的人,再高再远的风筝,过年也一定把你带回来。印象里,每每过年,母亲带我去我最喜欢的地方——商场,去挑新裤子,那是最折磨人的过程。从小就喜欢凑热闹,商场里热气蒸腾,大呼小叫,大包小裹,在这浓郁的人肉气息中还混合了萝卜、茶和瓜子的味道。一进商场,我竟然可以听见茶缸子的盖儿和缸儿碰来碰去的声音,这种声音不亚于刮铁皮烟囱带来的听觉刺激。接着,我在一堆棉裤间蹭来蹭去,偶尔穿过一两条的确良,却也磨得晶亮晶亮。我喘着粗气,拖着两只小棉鞋,两个脸蛋子像极了冻伤的大苹果,头上的发卡勒得脑仁一股一股地往外涌。每次挑衣服,母亲显得严肃极了,站定,认真地看样子、颜色。然后让服务员挑出样品,她用拇指和食指捻在布料的上下面,仔细摩擦,问,这是纯棉的吗?这是混纺吧?这肯定不是真丝的?这太像化纤了?哪有这么扎的羊绒啊?有点像涤纶啊?行,就这条吧。每一次,在母亲漫长的询问和判断过后,才是我试穿环节的环节。站在镜子前,我觉得自

己好矮,世界上还有那么短的裤子给我穿,商场里真是什么都有,可是我怎么就是觉得买衣服这么麻烦呢。麻烦归麻烦,大年三十,被爆竹声吵醒,一睁眼,床边就是一叠整整齐齐的新衣服、新裤子、新袜子和新鞋子。我一定会很兴奋地使出吃奶的劲,把身上的小被子撩得远远的,穿着跨栏小背心和四角小裤裤,让眼前留出足够的一片空间,把新衣服从叠落变成纵排,再一件件按顺序穿起来。穿好的那一刻,才觉得我可以去过年了!我赶紧蹿下床,跳到大衣柜的镜子面前,蓬头垢面地在屋里蹦跶起来,那种单纯的开心莫名其妙地燃烧着我,接着,一把被我妈抓去梳头、洗脸……

从小我就下意识地谨记了母亲关于面料方面的嘱托:贴身的一定得穿纯棉!内衣最好浅色!羊绒和丝贴身穿最好啦!裤子要稍微长两寸!我在这样的叮嘱中,试了一年又一年的新衣服,可裤子始终都买长两寸。然而,那个风风火火的“购物过程”在我上了北京舞蹈学院以后,好像很快就不再举行了。心里,除了有一丝对于新裤子的挪揄,因终于不用再挤商场这件事,还是让我挺高兴的。过年,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也不一定非得全新。

全新的裤子其实一点都不好穿,硬邦邦地,穿上,脱掉,好像它都能站在那,我在不在里边没什么差别。

但,就如同那个充满萝卜、茶和瓜子气味的购物过程一般,春节行使的仪式感因为年代逐渐有了差别。我使劲使劲地琢磨,这究竟是为什么?越琢磨,越发现,岁月怎么感觉一下就过去了呢?以前电视里有的花团锦簇、碧波荡漾,我们家里也有啊。祖辈们的时候,一群穷孩子要么在他们身上爬山头,要么穷追烂打扭打成一团,完事拉开,还咯咯笑不停。一袋腰果刚开盖,恨不得15分钟以后就少了三分之二,都想不出谁的胃有那么大。可如今,祖辈们不在,那些故事、那些过往好像真的只存在于主持人催泪的讲述里,在我看来,发生过的成了故事,故事被听了去,又被讲了回来。可故事这么一轮回那是揉进了千人、万人的感受,这里边除了有我心中无法复现的那一个个春节,还有岁月们沉淀下来的悲怆。

岁月怎么感觉一下就过去了呢?对啊?!岁月怎么感觉一下过去就过去了呢?

2018/2/17 于北京家中



岁末西北访书

王贺

在岗时便以其服务之专业、周到,让包括我在内的众多读者受益殊深。到该室查资料也很方便。我所查者为近代报刊,原物已不可查,只有缩微胶片可用。虽如此,与北图、上图不同,此处无需提前预约,然后等人审阅,其胶卷即在阅览室内,我需要哪一盒,可以自取,甚至无需查检馆藏目录,只要愿意,便可以拉开一个又一个的抽屉,大饱眼福。此外,还可以带水杯入内。许多图书馆不让携带,是为免读者弄坏书本、胶卷,此室却愿意相信读者为人,将读者当有爱心、有公德心之人看也。

室内读者平素就少,何况正是岁末年前,因此平常只有我与馆员二三人,坐享此一种冲淡平和的气氛。看胶片累了,可以起身走到室后,那里是古籍区,《西堂丛书》《学津讨原》等等木版书就整整齐齐地放在架上,供读者开架阅读。不过,若将此与该馆所藏近三十万种古籍相比,也只是沧海之一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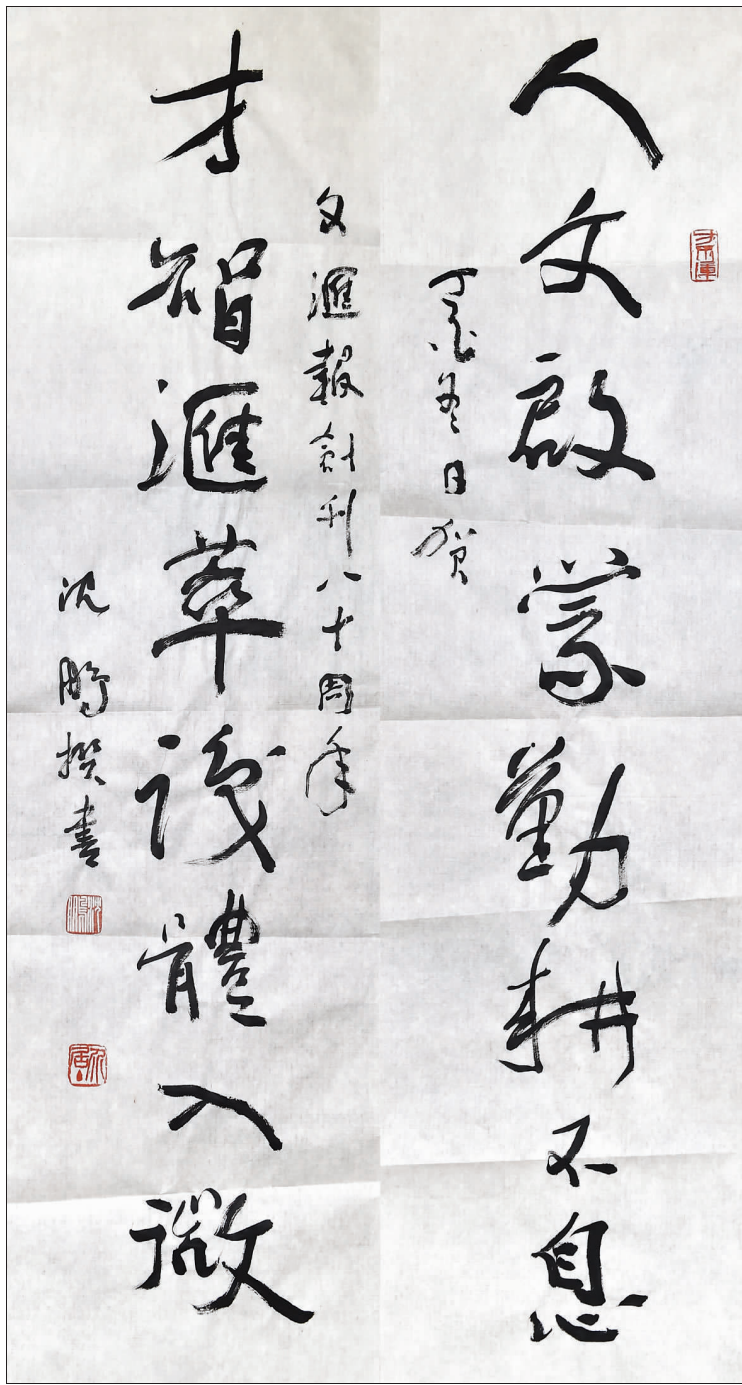
这里唯一的,是各楼层存包时间较短。早上八点半开馆时,存包柜尚不敷使用,然下午不到五点四十(闭馆时间六点),即已坚壁清野、横扫一空,若不幸有逾时遭清理者,则须到一楼咨询区接受再教育:“不识字吗?你看看不见写着五点四十清柜吗?”全不管那标示贴在柜子上,只有极小一点,不容易引人注意;另一方面,此规定与开放时间完全不符,使人难辨何者为是。

此时节来并住此附近,还有一不便处,在于餐馆的少。图书馆外本来只不多几家小馆,复以将过年之关系,许多已经关门,只剩二三家,星星点灯一般,慰安旅人们的肠胃。午晚饭尚可对付,早餐则有麻烦。附近无早餐摊、车,只有牛肉面馆。第二天早上吃了一碗,七元,另加鸡蛋、小菜,共九元(与此地收入相比,其实并不便宜),一直拖到下午,所以第三天早上就随便吃了一点,聊胜于无。而午晚饭可以吃川菜、面食,特别是面食,最高不过十三元,分量均在上海的“兰州拉面馆”的一倍以上,至于面的劲道、味的道地,自不必说了。

此间最好是天气。上海多雨,房中书物易潮,若是碰上梅雨季,似乎随便找块布都能拧出水来,但此地几日,都是晴天,空气干爽得让人难以想象。也有点奇怪,天气一好,人的心情好像也跟着变好。想起梭罗所说,“其实我是无论坐在哪里,都能够生活的,哪里的风景都能相应地为我而发光。”

查完资料,乘车返里,过西关什字,偶一抬头,只见原先那家熟悉的餐厅,已然改弦更张。新的烫金招牌底下,迎宾小姐微笑着,人头攒动着,满墙的彩带气球装饰着,恭喜发财的乐曲被反复欢快地播放着,年味确乎是越来越浓,然则街市上却飘满了灰尘。很多人,很多事,很多过往,不经意间就那样慢慢地融入尘土,融入野地,融入茫茫宇宙。

2018.2.8 兰州旅次



文汇报八十

书法 沈鹏

“二陆”与松江小昆山

尹军

上海西南有座小昆山,海拔仅54.3米,然而,历代以诗文拜山的知名人士络绎不绝。

小昆山原名昆山。公元535年,梁武帝曾设昆山县治于今松江境内小昆山地域。唐天宝十载(751),割昆山南境、嘉兴东境、海盐北境置华亭县,昆山县治迁至今江苏昆山市。时人为避邻近地昆山复名之烦,将高度略低一些的华亭昆山改称小昆山。

小昆山又名玉山。梁武帝为教子识字,曾命周兴嗣搜列了一千个不重复的字成《千字文》教材,其中有“金生丽水,玉出昆冈”一语。玉出昆冈,本指昆仑山盛产美玉。西晋潘尼赠诗陆机曰:“昆山何有?有玉有瑕。穆穆伊人,南国之纪”,而陆机《文赋》中也有“石韞玉而山辉”的妙语。宋代唐询《华亭十咏》组诗中有《昆山》诗云:“昔有人如玉,兹山得美名”;王安石和诗曰:“玉人生此山,山亦传此名”。明代陆容《菽园杂记》载:“昆山在松江府华亭界,晋陆机

兄弟生其下,皆有文学,时人比之‘昆冈片玉’”。可见小昆山因二陆兄弟人才如玉而美称玉山。

东汉建安年间,松江为东吴陆逊封地。关羽大意失荆州,陆逊因袭荆州有功受封华亭侯,华亭由此见于史志。今松江区内有九峰十二山,其时皆为陆氏家山。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晋灭吴,东吴名将陆逊之孙、陆抗之子陆机、陆云,被胜者斥为亡国之余、败将之后,兄弟俩先后回到吴郡华亭山故里,开始了人生漫长的隐于乡间的苦读生涯。《晋书·陆机传》载:“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东晋卢琳《八王故事》说:“华亭,吴由拳县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吴平后,陆机兄弟共游于此十余年。”据《松江志》记,秦末会稽郡长水县改名由拳县。

陆机在华亭昆山苦读11年后,文名渐显,被征召去了晋都洛阳,陆云随后也游宦入洛。晋代开国功臣、文

坛大佬张华兴奋地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梁代钟嵘《诗品》将陆机、陆云列入上、中二品,赞美陆机乃“文章之渊泉也。张公(华)叹其大才,信矣”。西晋永康年间,一别家乡四年的陆机欲告假归里,然兵革未息,恐难成行,作《思归赋》《怀土赋》等。陆机在同年所作的《赠从兄车骑》诗中感叹鸟悲旧林,“仿佛谷水阳,婉委昆山阴”。谷水,系华亭水;昆山,即二陆故里。在晋都洛阳,身陷“八王之乱”的陆机兄弟,虽浮沉于政坛,但没有消极避世,而是怀着匡救世难之心与命运抗争。结果,事与愿违,陆机因谗惨遭枉杀,临刑前悲叹:“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陆云也因连坐被诛。二陆之死,天下痛惜。

唐太宗李世民修《晋书》时亲为陆机立传,评价陆机是“百代文宗,一人而已”。此言出自一代英主之口,足以说明陆机在中国文坛上的历史地位。可惜的是,陆机的许多著作,如《吴